

千年遗韵

1000多年前，“花间词人”温庭筠，目送着与他相交甚笃的异国王子离去的身影，折柳之情愈泛愈滥，一时间心潮激荡，挥笔写下《送渤海王子归本国》：

“疆理虽重海，车书本一家。
盛勋归旧国，佳句在中华。
定界分秋涨，开帆到曙霞。
九门风月好，回首是天涯。”

早在唐中宗神龙元年(705)，渤海高王大祚荣便派遣其子大门艺入唐都为质子。自此以后，历代渤海王遣子入唐侍卫遂成制度。可惜的是，本诗中那位文学素养极高的渤海国大氏王子之名，与他回国后的故事，均散佚在了历史的天空。唯留下了渤海与大唐“车同轨，书同文”的亲密契合，以及诗句里惺惺相惜的友情，如浮云悠悠，在千年来无数人的心间，短暂停驻，又倏尔飘游。

往事越千年。2025年，我们行走在吉线G331的道路上，足下的土地正是昔日渤海国的所在地。从2015年第一次近观位于黑龙江省宁安的上京龙泉府遗迹，到10年后的今天，途经吉林和龙与琿春，在春雪与夏风的交织中，我竟不知不觉间靠近了这个消失千年的古国。

隐约还记得天阴雨湿之时，上京龙泉府内八宝琉璃井里冷眼越千年的井水；也未忘白雪掩埋的中京古城浩浩荡荡的寂寥与建筑础石。好在，这一路，我看到了越来越多的渤海国元素，它的形象似乎从先前的支离破碎、湮漫不清，后来竟能逐渐聚于一点，初具规模起来。

渤海国的故事，并不仅仅是史书里寥寥数语，与眼前凋落的遗迹——

在和龙渤海中京考古遗址公园，我见到了1980年发现的贞孝公主墓壁画图片。壁画里的人物富足且静谧，不论是仗剑、执槌、佩内弓的武士，怀抱包袱的内侍，还是手持乐器的乐伎，均为粉面朱唇、细眉小口，面容丰腴饱满，气度优雅舒展，襦裙轻展如流云漫卷，广袖翻飞似春风拂柳。

那气韵之生动，自带一种盛唐散发出的雍容气象，似是绵密馥郁到化不开，让人忍不住想要轻拨历史的帘幕……

渤海故都

斗转星移，千年沉淀。

2025年仲夏，在一缕缕海风氤氲的咸湿气息中，吉林省最东端的琿春市区西侧，一处汉阙与鸱尾建筑相映成趣，仿唐制的古建筑群，正煌煌矗立。这便是边境城市吉林琿春的首个文旅综合体、网红新地标——渤海古镇。

从曾经的“渤海故城”，到如今的“渤海古镇”，小城背后涌动的是风脉千年的渤海气韵。真实的渤海国，雄踞东北，存续229年，近邻赞其“比德君子，皎然不疑”，大唐王朝更誉称“海东盛国”。在古老神州先后涌现的诸多周边政权中，渤海国犹如一颗耀眼的星辰，划过一道壮丽的轨迹，似乎还没有其他任何一个能像渤海国这样，获得过如此高的评价。

位于琿春市东7.5千米处的八连城，地处图们江下游冲积而成的琿春盆地，不仅土地肥沃、适宜农耕，更因靠近日本海而拥有得天独厚的交通条件。回溯历史，这片土地的辉煌在8世纪达到顶峰——785年，以文治著称的渤海国第三代君主大钦茂，力排众议，将国都迁入东京龙原府(即今吉林琿春一带)。至此，图们江三角洲的政治、经济与文化发展步入巅峰，也令这片土地在东北亚历史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。

倘若我们将目光回望千年，会发现渤海国时期的东京龙原府，不光近海，也临海，是东北亚著名的商埠和重要港口，八连城还是当时的亚洲大都市。

那时的渤海人意气风发，在与周邻的交往中尽显从容。他们劈波斩浪，开辟了穿

梭于日本海的“日本道”——这条航线从渤海东京龙原府(今吉林琿春)启程，至盐州(今俄罗斯克拉斯基诺)港扬帆，横渡沧海后抵达日本太宰府(今九州福冈)及沿岸诸港。龙原府便是这海上贸易的物资集散中枢，尽收海上渔利。今敦化与琿春等地出土的鱼钩、鱼叉、陶网坠等渔具，默默诉说着渤海国渔业曾经的兴旺。

“地虽海曲，常习华风”。钦慕唐风的渤海人，除了钟爱大唐的名贵丝织品，更仰慕大唐的文化。如上文所提的渤海国王子，亦有勤思苦学儒家经典、知礼明学的渤海才俊。他们与唐人一样使用汉字，在琿春马滴达出土的文字砖上，“斤”“两”等字以草书挥就，灵动洒脱。同一时期的大唐是诗歌的盛世，而作为超级“迷弟”的渤海国怎能不效仿大唐的文人学士。渤海文人研读儒学，熟读《诗经》《尚书》《礼记》《周易》《春秋》，人文造诣深受唐诗浸润，作品堪与大唐诗人之作相媲美。

渤海国的一位诗人杨泰师在《夜听捣衣》中写道：“霜天月照夜河明，客子思归别有情。”他们扎根唐诗的意象宝库与抒情范式，又以直率笔触和边陲视角拓展了羁旅诗的维度。如果说李白的霜月是“无我之境”(王国维语)，那么杨泰师则更重“有我之境”。尽管渤海时期留存的诗歌仅9首，却在盛唐星空下熠熠生辉，尽显渤海诗人的卓然诗艺。

彼时的东京龙原府，在大钦茂的治下，文治

在琿春，见『渤海』

□鲁钟思

武功日盛，成为渤海国政治、经济与文化的中心，将图们江三角洲的历史推向辉煌顶峰，“海东盛国”的美誉由此远播。

兴旺谁人定，盛衰岂无凭？历史车轮滚滚向前……

793年，大钦茂病逝于东京龙原府，次年，王室迁往上京龙泉府。这座承载着千年商埠繁华与渤海故都记忆的城郭，就此悄悄掩埋了它的渤海岁月。

926年，契丹大军灭掉了延续15世、存在200余年的渤海国。古籍上记载，契丹“得地五千里，兵数十万”。为使渤海人忘却故土，还将都城建筑尽付一炬。渤海国的昔日繁华，终在历史沧桑中烟消云散，雨打风吹去。

古城新梦

建筑大概是历史造的梦。梦醒了，便忍不住想要重温旧梦。

目睹断壁残垣的遗迹后，我常常心生遗憾：一面苦思冥想它盛时的模样，一面又暗自嗟叹，哪怕是复原之后，我亦不能移步其间、可感可触……

渤海国深慕唐风，仿照唐朝长安城的形制布局，史书上一句“大抵宪象中国制度”，便为后世勾勒出了渤海古国的基本轮廓。

恐怕渤海国也料想不到吧？千年之后，在昔日的东京龙原府、如今的琿春，一座耗时两年打造的渤海古镇，至此让“传说”有了形状，也让渤海的历史寻到了一片真实可栖的梦。

华灯初上，漫步在渤海古镇里，感受飞檐如翼、朱甍碧瓦，恢宏大气的建筑风格、古朴雍容的建筑式样、壮观典雅的气派，每一项皆彰显着渤海国鼎盛时期的气度与风度。渤海国的诗词文化、建筑艺术等元素，都被巧妙融入游乐体验等场景之中，抬眼是唐风古韵，低眉见文脉流转。古镇的山水礼门处，展现了中国古代建筑的



独特魅力以及渤海国与中原文化的交融；更有身着唐服的古风男子、女子言笑晏晏，俄罗斯游客举杯畅饮，恍若“开六道通四方”的盛况穿越千年重现，恰似一不小心闯入了《韩熙载夜宴图》的画卷之中。

尽管渤海古镇的建筑为仿制而成，内核里却深藏着沉甸甸的真意。目前已发现的渤海佛教珍文物——从庄严的舍利函、古朴的石灯笼，到巍峨的佛塔、栩栩如生的各类佛像，乃至精致的香炉仿制品，竟都一一呈现。漫步其间，俯仰皆是文化印记，曾经藏于博物馆的静态展陈，如今化作古镇里触手可及的温度，让人一时分不清是跌进了千年前的梦里，还是梦里绽放了渤海的花。

戴上耳机，随手点开B站一段视频，古谱演绎的渤海国乐音缓缓流淌，与眼前演员们的舞蹈交相辉映，感动蓦地涌入心间。史书记载，740年，渤海使者己珍蒙出使日本时，曾在日本皇宫奏响渤海乐。自此，这带着鲜明民族印记的旋律传入东瀛，备受喜爱，当年的那场广受好评的渤海乐曲，是否正是我耳畔的这一曲？

时光知道，但时光习惯沉默。此时夜色如水，乐音缥缈间，渤海古镇里蜿蜒的河道长廊，搭配山水、桥梁等景观，与朦胧的灯笼相映生辉。广场中央脱口秀舞台上的灯光，映射于夜空中，闪烁出长短不一、深深浅浅的光，月亮则在一旁浅笑不语。

那一年，大唐诗人李白抬头望月，留下了“今人不见古时月，今月曾经照古人。古人今人若流水，共看明月皆如此”的千古喟叹。

那一年，渤海诗人王孝廉于异乡望月兴叹，写下了“寂寂朱明夜，团团白月轮。几山明影彻，万象水天新”的天涯绝句。

忽然，铁水如流星般划过夜空，瞬间绽放成一树树火树银花。人头攒动的渤海古镇内，仿佛重现了千年前的渤海国夜景，人群里不时发出一声声惊叹！

人生代代，岁月有情。此刻，不是千年前寂静的月夜，而是喧闹繁华的一派人间乐土。月亮还是那个月亮，李白见过，王孝廉见过，我们也见过。

对很多人来说，渤海国可能是G331沿线上一个神秘浪漫的文化符号，渤海古镇更是将这份神秘，融进了文旅融合新体验、鲜活热烈的当下。

正是，曾赏寂寥，也看繁华，古人今人若流水。而渤海古镇，便是那渡口与舟楫，让现代人这奔涌不息的情感长河，在历史的此岸与现实的彼岸间，激荡出回响千年的共鸣。或许，这便是渤海古镇的现实意义，也是渤海国留给今人的意义。

吉线G331沿线的山林，得天独厚，钟灵毓秀，自古以来就充满神秘。而位于吉林省东部长白山中的“放山”行当，更是独具传奇色彩。

立秋时节，长白山里的棒槌花结籽了，通红晶亮，像红宝石。镶嵌着红宝石的绿色叶茎下，肥沃的厚土里，深埋着一个个宝贝，那就是至少生长了三五十年、七八十年甚至上百年的野生老山参。它们藏在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、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中，像阿里巴巴的山洞，不经历十劫八难，不懂得“芝麻开门”的咒语，休想找得到。可是，那些老山参，勾引得放山人心里直痒痒。于是，参帮汉子们悄悄地备好早已得心应手一应俱全的家什，带足半拉月的窝头咸菜大饼子，还有秘不告人的神器。或一人进山“单棍撮”，或三五人、七九人成伙，相跟着进了老林子。去时单(人)，回来双(带人参)，换得金银，过好日子……

这便是关东大地长白山脉延续千年之久的传统——采参，俗称“放山”。

放山行当起于公元3世纪中叶，到满人入关建立大清定都北京时就被禁了。长白山以及东北地区所产山参，均由官府控制采挖，严禁盗挖。入山采参，须经官府批准，领取参票，并按制度向官府交纳所得人参及银两。然而，放山收益对于靠山吃山以参为命的把式们和山民来说，不啻久旱甘霖，可解燃眉之急。如真能挖到五品叶以上的珍品，下半辈子可衣食无忧。所以，冒死进山的参帮，百年不绝。

新中国成立以来，放山行当已然合法，得以延续。2008年6月，长白山采参习俗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，这意味着国家对传统采参习俗进行保护，并对进山采参进行了规范。所以，那年秋天，我才有幸跟随旺山大哥进山，了解一些放山的规矩，也感知了“放山人”的品性。

旺山大哥不到60岁，是松江河二道岭子尚存的5人参帮有名的“把头”。他15岁就跟他爹放山了，熟悉放山的全部过程和规矩。最关键的还是旺山为人实诚，过去曾经抬到大棒槌，并没有藏着掖着，而是卖了钱公平分配，绝不偏袒，绝不欺瞒。遇有不守行规“起黑票子”(偷参)的，旺山大哥绝对能镇唬住，这是他的德行，更是他的权威。

旺山嫂在立秋这天备下5斤猪肉，让5人参帮吃足了肥肉，也就是民间习俗中所说的“抢秋膘”，为进老林子放山先备下一肚子油水。立秋到白露之间，是放山最佳时机，在这段日子里，旺山要带人完成全村人的心愿，“抬”着一棵大“棒槌”，即东北俗语所说的人参。参帮把挖参叫作“抬参”，这是一种敬重，也是一种礼仪，更是为了不亵渎人参这个山里的精灵。

长白山的秋天美丽无比，奇幻无比。各种林木高大或低矮的身下，上千种野花野草争奇斗艳，令人炫目，十几种野果成熟了，咬一口甜酸怡人，既解渴又提神。我跟着旺山大哥和绰号叫喊山、守山的两个中年人，还有柳顺、铁拴两个

青壮汉子进了山。头几天，翻过两道岭子，穿过三道峡谷，跨过几条溪流。每天都是搭个“馊子”(树枝油布等搭建的临时住所)将就睡一觉，天亮后继续前行，向长白山脉深处挺进。第五天傍晚到了鹰嘴崖下，旺山大哥才说，就在这扎营。

旺山立起三块石头，以此拜祭参帮老把头孙良。孙良是传说中长白山最早放山的，因后来一个弟兄走失，苦苦寻找七天七夜，最后死在山里。从此，孙良成为长白山采参人心中神圣的偶像，被尊为“山神”祭奠和顶礼膜拜。参帮放山都要先拜老把头，祈祷他保佑，既能抬到大货(大参)，也能安全下山。

旺山大哥指挥大伙拖来十几根倒木，搭起了一个比“馊子”更结实的窝棚，此后二十几天，以此为

中心，向周围扩散寻找山参。

早晨，山里雾气退去，旺山大哥攀上高处，观察山势云雾密度、阴阳坡向和草木生长状况，寻听棒槌鸟叫声，根据声音的方向确定到哪片山场能找到“棒槌”。棒槌鸟学名“东方角鸮”，多出自东北原始森林，以人参籽为食，每当人参籽红了的时候，便发出欢快的叫声。参帮循着它们的叫声，就能找到老山参。

旺山大哥不动声色，静观片刻，喊了声“压山喽！”(即开始行动)。大伙便按照“排棍”(参帮行走的顺序)分别行进。旺山为“头棍”，在最前边，喊山和守山为“腰棍”，在中间，柳顺和铁拴为“边棍”，在两边外侧。他们依规排开，边走边“叫棍儿”，即不时敲击树干彼此保持联系，以免“麻达山”(迷路)。

旺山大哥说，参帮有行话。看到“棒槌”叫“开眼”，发现者大声喊“棒槌”叫“喊山”。听到喊“棒槌”，其他人马上接话“什么货”，这叫“接山”。喊山人还要根据人参形状说出“四品叶”或“五品叶”“九品叶”，众人立刻再

喊“快当”，这叫“贺山”。“快当”为满语，是麻利、顺利、吉利和祝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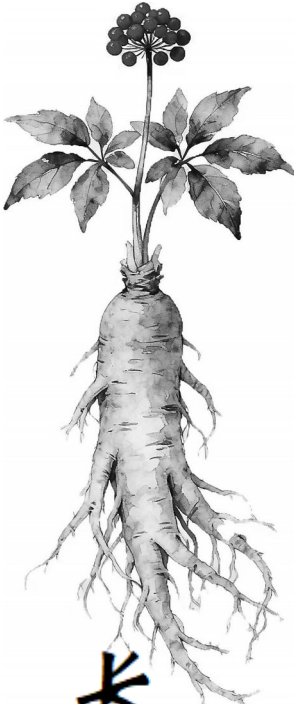
最叫人兴奋的是“抬棒槌”，即挖参过程。要先磕头拜祭，选上风头点堆火，熏蚊子，防野兽。把头根据“棒槌”芦头和根系的长势，用鹿骨钎子、快当剪子等工具，细心清理树根、泥土，确保整支“棒槌”根须完整挖出。挖出的“棒槌”用青苔、树皮包裹保鲜，这叫“打参包”。然后在附近松树上，扒去树皮，刻上横杠，记录“棒槌”大小和人数，这是“砍兆头”。还要在树上刻数位置，烧去四周松油，使这个记录几十年后也能看清，以便在此再找到人参。挖出“棒槌”的地方，要原土掩埋，叫“复掩”，还须把得到的棒槌籽播入土中，叫“撒参籽”。

放山人讲究平等互助友善，挖到人参，卖了钱帮伙成员不分老幼一律平分。抬棒槌时遇到别的帮伙，要见面有份。帮伙之间不争山场，讲究先来到后到，看到已经有人在这儿了，就赶紧转移到另外山场。

不过，这些都是旺山大哥跟我讲的，这次进山并未能如愿，十几天后，我们无功而返。尽管大伙有些失落，但仍然遵守行规，下山时把余粮、盐及火种，留部分在馊子里，留备迷路食用保命。

巧的是，下山途中，却突然发现了“棒槌”。旺山急忙查看，却只是棵幼苗，生长不过3年。旺山又告诉我，按行规，山参小苗是不能“抬”的。所有放山人都恪守“抬大留小”的行规，即便是遇到成堆成片的棒槌，小的也要留下。那是留给后人的，也是为了山参能够继续生长，并得以绵延不绝。

旺山哥的话，让我暗暗钦佩，不由得频频回头望去。那幼苗上结了一颗小果子，红红的，像放山人赤诚的品性，也预示未来红红火火的收获……



□宋曙春

长白放山

